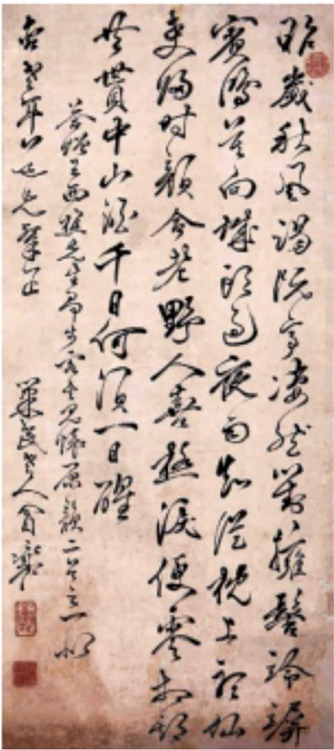


冒辟疆：明末四公子之一 忆语体文字鼻祖

□邱贵平



冒辟疆画像



冒辟疆手迹



董小宛画像



冒辟疆(1611—1693)，名襄，号巢民，江苏如皋人。明末清初的文学家，时与桐城方以智、宜兴陈贞慧和商丘侯方域并称“明末四公子”。一生著述颇丰，其中《影梅庵忆语》洋洋四千言，是我国忆语体文字的鼻祖。

冒辟疆出身于一个世代仕宦之家，幼年随祖父在任职的处所读书，14岁就刊刻诗集《香奂园偶存》。文苑巨擘董其昌把他比作初唐的王勃，期望他“点绛盛明一代诗文之景运”。他撰有《巢民诗集》八卷，《文集》六卷，《影梅庵忆语》一卷，另辑《同人集》十二册。明清时期，如皋城里的冒氏家族人才辈出，是当地的名门望族，也是一个文化世家。当时的明王朝已成溃乱之势，而江浙一带的士大夫依然过着宴安鸩毒、骄奢淫逸的生活。冒辟疆也沾染了一般豪贵子弟的习气。一方面，他年少气

盛，顾盼自雄，主持清议，矫激抗俗，喜谈经世大务，怀抱着报效国家的壮志；另一方面，又留恋青溪白石之胜，名姬骏马之游，过着世家公子哥儿的生活。

清朝初年，冒辟疆先后六次去南京乡试，六次落第，仅两次中副榜，连举人也未捞到。他深感怀才不遇。崇祯元年(1636)，冒辟疆与张明弼结盟，参加复社，同陈贞慧、方以智、侯朝宗过从甚密，人称“四公子”。他们年龄相仿，意气相投，或结伴同游，或诗酒唱和，或抨击阉党，或议论朝政，希望改革政治，挽救国家危亡。崇祯四年(1639)，由吴应箕起草、冒辟疆等 140 余人具名的《留都防乱公揭》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，使得阮大铖之流如过街老鼠。

顺治元年(1644)，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入北京，明亡。随后，清兵入关。南京的明朝旧臣建立了弘光政权。阉党余孽阮大铖投靠马士英，当上了南明的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，他要报复社诸君子。正巧冒辟疆因风闻高杰将驻防如皋，举家逃往南京。在南京，阮大铖对冒辟疆游说不成后，便派遣锦衣卫

逮捕了他，直至第二年，马、阮逃离南京，冒辟疆始得脱离牢狱之灾。(还有一种说法是：他连夜逃往扬州，靠了史可法的荫庇，才躲掉了这场灾难。)顺治二年(1645)六月，如城陈君悦组织义兵抗拒清廷官吏。冒辟疆再次举家逃往浙江盐官。从夏至冬，辗转颠沛，在马鞍山“遇大兵，杀掠奇惨”“仆婢杀掠者几二十口，生平所蓄玩物及衣具，靡孑遗矣”。这一切使他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变化，第二年他从盐官回归故里隐居。

清兵平定全国后，降清的复社成员陈名夏曾从北京写信给他，信中转达了当权人物夸他是“天际朱霞，人中白鹤”，要“特荐”他。但冒辟疆以痼疾“坚辞”。康熙年间，清廷开“博学鸿儒科”，下诏征“山林隐逸”。冒辟疆也属应征之列，但他视之如敝屣，坚辞不赴。这些都充分表现了他以明朝遗民自居，淡泊明志，决不仕清的心态和节操。与此同时，他缅怀亡友，收养东林、复社和江南抗清志士的遗孤。在如皋水绘园内增建碧落庐，以纪念明亡时绝食而死的

好友戴建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冒辟疆已是垂垂暮年，生活穷困潦倒，只能靠卖字度日。他自述道：“献岁八十，十年来火焚刃接，惨极古今！墓田丙舍，豪豪尽踞，以致四世一家，不能团聚。两子罄竭，亦不能供犬马之养；乃鬻宅移居，陋巷独处，仍手不释卷，笑傲自娱。每夜灯下写蝇头小楷数千，朝易米酒。”表达了他不事二姓的遗民心态，这是冒辟疆一生中最为闪光的地方。

冒辟疆一生反清复明，著述颇丰。据中央文献出版社《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》一书载，1942年1月8日，田家英在延安《解放日报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《从侯方域说起》的文章，毛泽东阅后很是赏识，特地找田家英谈话说，所谓明末四公子中，真正具有民族气节的要算冒辟疆。冒辟疆是比较着重实际的，清兵入关后，他就隐居山林，不事清朝，全节而终。

冒辟疆还与南京“秦淮八艳”之一的董小宛，有过一段让人津津乐道的美丽故事。

现存如皋城内的水绘园，是当年冒辟疆隐居之地，如今游人如织。

昙花一现的“社经联”

□程太和



农村实现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，农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。1983年，海安县在农村体制改革，政社分设时，保留人民公社作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

所有制经济组织。在乡一级，建立了人民公社经济联合委员会(简称“经联委”或“社经联”)。

“社经联”下设一室三公司，即经营管理办公室(简称“经管办”)、农业公司、多种经营服务公司(简称“多服公司”)和工业公司(后称“工业办公室”，简称“工办”)。一室三公司设主

任1人，副主任2~3人，会计1人，统计1人。

“社经联”的主要任务是：执行经济计划，负责落实并完成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征购、派购任务；维护集体经济的自主权，不断完善生产经营责任制；抓好粮食生产，发展多种经营，巩固提高社队工业(后称“乡村工业”)，根据“离土不离乡”的原

则，积极发展农村商业、运输业、建筑业、服务业，逐步实行农、副、工、商、运综合经营；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，不断增加社员收入，改善物质和文化生活。

1985年，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，撤销“人民公社经济联合委员会”。其后，有些乡镇建立了农工商联合公司，其性质大体上与“社经联”相似。

油馓子 焦麦屑 面疙瘩

□姜连生



油馓子、焦麦屑和面疙瘩，这三样食品，别说现在城里人不稀奇，就是如今的农村人也不当一回事。可在几十年前，那三样绝对是个好东西，不是你想吃就能吃到的，而是要讲需要与可能。我是过去要吃，现在要吃，将来还要吃。

先说油馓子，别看它是一种极其平常而普通的油煎食品，但却是那时我们通东地区农村里的一种特殊专利品——供给产妇吃的。女人生了孩子后的营养品主要三样：油馓子茶、老母鸡汤和糖水滚蛋。哪家女人生孩子了，就把煎油馓子师傅请到家里来，专门煎油馓子。因为油馓子是坐月子女人的主食，每天早上都要吃一碗红糖油馓子茶，一年四季都是如此，这是老规矩。白天中间肚子饿和晚上夜宵也是一碗油馓子茶，这样整个坐月子期间就需要许多油馓子。街上虽然有得买，但不如请人到家里来自己煎合算，又新鲜，质量也好。新鲜油和新鲜面粉，现做现煎，既好吃，又能时间放得长。所以，农村里几乎个人人家自己煎，不会去买。这时候，一家生孩子，左右邻居，甚至全小队人饱口福。平时没有机会，再说也舍不得，碰到有人家生孩子了，大人小孩免得眼馋，便拎几斤面粉和一瓶油，趁机煎点油馓子，大伙一起凑凑热闹煎油馓子的人往往要忙一整天，挣的工

钱多，他越忙越开心，收工时还跟姑娘媳妇开玩笑“想吃油馓子就多生孩子，我就经常来”，说着背起煎锅往外走，大家也笑着送他说：请慢走！

但邻里生孩子不是年年有，因而吃油馓子的机会还是很少的。印象之中，真正让我能把油馓子吃开心的，还是母亲生弟弟和妹妹的时候。弟弟出世时，我四岁，母亲说我那时馋得要命，她吃大碗，我吃小碗，一直要到把油馓子都吃完，没得吃了还要哭。母亲生大妹妹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开始，家里仅一点点面粉，油也少得可怜，所以油馓子煎得很少很少。记得原来煎的油馓子木桶里装不下，边上还要高高地堆起几大叠。那时我已上小学懂事了，知道家里油馓子不多，连妈妈吃还不够，心里想吃，但嘴上是不会再讲要了。而当母亲的心里清楚，背地里总是从桶里掰几根油馓子塞给我解解馋，真是知儿莫如母呀，吃在嘴里又脆又香。母亲生小妹妹时我刚好上初中，那时生活条件好了一些了，油馓子又煎得很多很多。不但姐妹们能经常吃到油馓子茶，就是我星期天回到家里，母亲总是满满地泡上一大碗，让我吃个痛快。第二天回学校时，母亲又让我带上几把油馓子给宿舍同学尝尝。

再说焦麦屑。这是一种把小麦炒熟，再磨成粉，用开水冲泡的食品。焦麦屑吃起来很香，也很耐饥。泡焦麦屑也有讲究，水要烧得滚开，碗里先放上适量焦麦屑，边冲开水，边用筷子搅动，让焦麦屑全部散开，不要结块，搅成糊状即可，用筷子挑得起最佳，太厚成饭，太稀成汤，都不

好吃。泡焦麦屑还要放上糖，那时白糖农村人家是很少有的，古巴红糖小店里可以买到，能用红糖泡焦麦屑当然最好。但一般人家都用糖精，既甜又便宜，一角钱一小包，能放好多次。

农村里逢上连续阴雨天，没事做，就想办法弄来吃，焦麦屑最方便。弄几斤干净小麦，一个烧锅，一个炒。听到小麦在锅里噼里啪啦地爆裂声，正好可以起锅。小麦炒老了，焦麦屑有苦味；小麦炒嫩了，焦麦屑不香。炒好的小麦等冷却后就去磨粉。炒熟小麦比生小麦磨起来轻松，三个人就可以了。往磨眼里放时手里少抓点，这样磨得细一些。磨完后再用细箩筛筛一下，去掉麦麸皮，剩下的就是焦麦屑。筛子一动，满磨房香气扑鼻。回到家里烧好开水，每人泡上一大碗，急吼吼狼吞虎咽进了肚，舌头舔舔干净碗也不用洗。不过，焦麦屑虽好吃，也不能吃得太多，或连续吃，那要引起胃酸，不舒服。

我带焦麦屑到学校去吃最适宜。体育课后跑到寝室，与同室同学各人拿个刷牙杯，倒上一些焦麦屑，再放点糖精，用开水一冲，条匙或筷子轻轻搅动几下，香喷喷的焦麦屑大家吃得津津有味，直夸我家做的焦麦屑好。一会儿便杯底朝天，里面都刮得干干净净，顶好再来一杯，但不能多吃，要细水长流。而我却觉得一位同室同学的焦麦屑有特色，吃起来别一番风味。他是沙地人，与我们通东地方做焦麦屑的方法不一样。他带来的焦麦屑不是粉，而是磨成细颗粒，里面拌上白糖和猪油，不用开水泡，用条匙舀

起来干吃，确实很香很可口，不喝水也不会噎住。吃完了，手往嘴巴一抹，开心地上课去。两种焦麦屑，两种风味，我们就互相调来吃。

后说面疙瘩。别看这是懒人饭，却是百吃不厌。那时我吃得最多的是青菜和咸菜面疙瘩。父亲做的面疙瘩比母亲做得好吃。他做的面疙瘩大小均匀，熟起来快，没有夹生的。母亲有时候图快，用铲刀挑，有时挑得多，有时挑得少，这样面疙瘩就自然大小不一。稍一性急，火候不到，难免吃上夹生面疙瘩。起初我不会做面疙瘩，不是烧成糊糊，就是夹生。父亲教我。和面时不能用热水，要用冷水，多少面放多少水中为数。一边往面里慢慢加水，一边用筷子慢慢拌和，要把盆里面粉全部拌透，不能有结块或结团，如把小面粉团放进锅里，里面煮不熟，肯定会夹生。做面疙瘩的面糊要拌得不稀不干，用筷子挑得起最好。拌好面，把锅里水烧开，然后用筷子往锅里一筷一筷把面糊挑进去，不要集中堆在一起，往锅四周分散放。全部弄完盖上锅盖煮，等到一个个面疙瘩都浮在水上面了，马上放上盐和熟油，再倒入青菜或咸菜，盖上锅盖继续煮。菜一熟，面疙瘩可以吃了。面疙瘩盛到碗里后，不要马上吃，那样既烫嘴又吃不出滋味。等稍微冷却一下，这样挟起一个面疙瘩放进嘴里，牙齿一咬，很有劲，细细咀嚼，味道就出来了。越吃越要吃，不吃两碗不放筷。我家经常做面疙瘩吃，算是改善生活。面条和摊面饼虽好吃，但工夫多，不如面疙瘩省便。故而面疙瘩在我家最受欢迎，也吃得最多。



自行车

□孙同林

凤凰、永久、飞鸽……每当看到这样的字眼，我就会想起曾经的自行车年代。自行车，又称脚踏车或单车，在如东乡间，还有人把自行车称为“钢丝车子”。自行车为二轮小型车辆，人骑上车后，以脚踏踏板为动力，驱动前行。现在的自行车种类很多，有单人自行车，双人自行车还有多人自行车，还有可以调档位的山地车、赛车等等。

自行车发明于 19 世纪初，开始仅是作为一种娱乐性工具。1817 年，德国人德莱斯在法国巴黎发明了带车把的木制两轮自行车，此后陆续有人对自行车进行改进，1869 年出现了由钢管制作车架、钢圈和辐条车轮的自行车，自此，自行车开始有了实用性，至 1886 年英国工程师设计出了新的自行车样式，前后轮大小相同，有前叉和车闸，首次使用橡胶车轮，随后链条驱动和充气轮胎的完善，真正完成了自行车商业化和大众应用的转化。

自行车进入我国最早可追溯到 1870 年。至光绪十年(1884 年)，在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街头已出现骑自行车的金发碧眼洋人，清末民初，国内不少城市有了骑行者，只是为数很少。

我家拥有自行车是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。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农村极少有自行车，因此，有了自行车的我家便成了新闻家庭，不少人前来观看自行车，也有人摩拳擦掌，想坐上去骑行。父亲对自行车非常珍爱，明确规定“三不驮”，即：重物不驮；海鲜不驮；脏东西不驮。而且，每每在骑过之后，要用抹布将自行车擦拭一遍，擦上油，然后把车子架在床前的踏板上。自行车在我家享受着公主般的待遇，令那些想借或者想学自行车的人打消了这个念头。

我家的自行车是一辆轻磅永久牌。到了我学骑的年代，我家的自行车已经旧了。我觉得我家的自行车旧得很突然，快得猝不及防，我甚至想不起它旧的过程。我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学会骑自行车的，因为我的个子矮小，坐在车座上两脚够不着脚踏，所以开始只能“拱猫洞”。拱猫洞就是将左脚踩在自行车踏脚上，右脚在地上猛蹬，待车速加快了，右脚提起来从车架处伸去踩右边的车路。开始只能踩半踏，“嘎吱嘎吱”地踩，骑得久了，终于能踩整圈，技术已经娴熟。一次，跟我同班的姐姐带了几个同学回家，男孩往往在见到女同学的时候就要“人来疯”，为了在她们面前显摆，我便在家门口的小路上“炫车技”，骑过来，又骑过去，可能是因为车把抓得太紧，造成自行车的一只车把出现滑脱，自行车车头猛地一甩，车子一下子冲进路边的小河里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我还能自己从河里爬上岸，并喊来几个人将自行车拖上岸来。几个女同学赶过来，一边看一边伸手拈车把上的水草，说着笑话，并不关心和问候我，还问我：“你觉得这自行车是在岸上骑好，还是在河里骑好呢？”这时的我既恨自己，也恨她们，觉得她们没有一点同情之心。

上高中的时候，我家那辆“老永久”已经到了除了铃不响其它处处响的年龄。这时，我家因为兄弟姐妹多，而且多在上学，生活状况很差，不可能再买新车。

我同班的姐姐走着去学校，我就骑这辆旧车。旧车的车架很软，不可能载人。有一次，在回家的路上，因为天刚下过雨，路面打滑，车子滑进路边的排水沟里，车头摔断了，车子分成三部分：车头、车子前轮、车杠和后轮。两个同学一个人帮我提着车头，一个人为我推着车子前轱辘，提车头的走在前面，一边走一边高声喊：“让开让开，车子来了。”推车轱辘的一边走一边说：“我这个钢圈怎么样？你们哪个有这样高级的玩具！”那个场面，既让我万分尴尬，也让我非常无奈。

后来，社会上开始流行结婚家具中要有“三转一响”，重要的“一转”就是自行车。我结婚的时候，岳父家没有向我家提“三转一响”的要求，妻子是带着自行车来我家的，妻子的自行车也是永久的，重磅。我曾经骑着妻子的“永久”，去她的工作单位，接送她，有了孩子以后，一家三口合着一辆自行车，其情融融，其乐融融。

如今，生活中有了电动车、汽车，离自行车便渐渐远了，但是，每当看到自行车的时候，我依然觉得很亲近，因为当年的记忆已经融入我的生命中了。

征 稿

“城市记忆”设有传家宝、老照片、史海回眸、地名掌故、江海风物、老建筑、习俗杂谈等栏目，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。来稿尽量图文结合。

投稿邮箱:574911059@qq.com